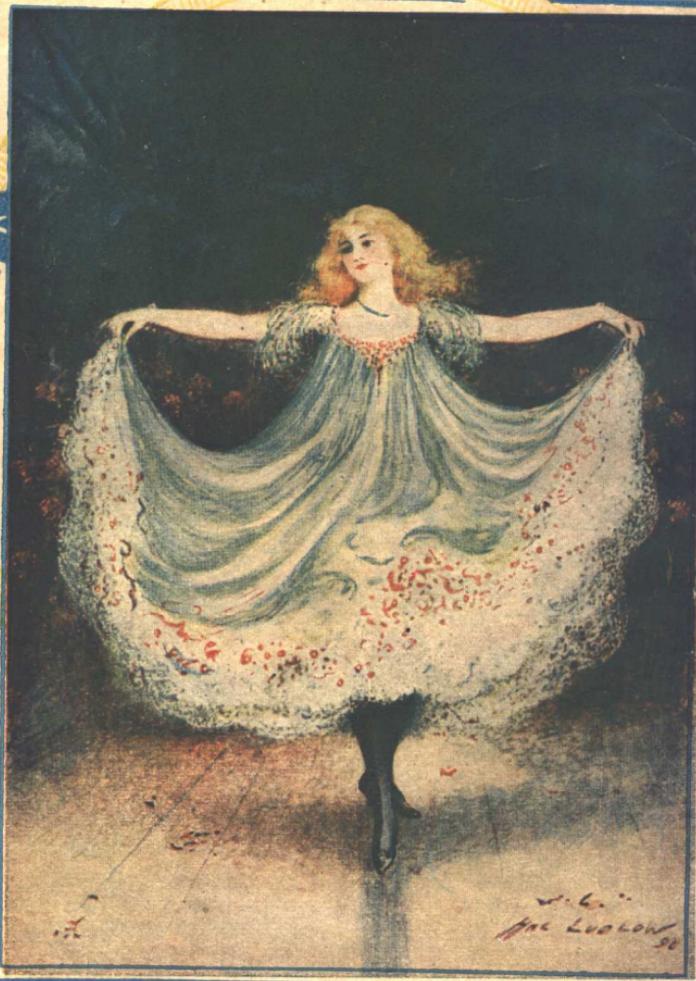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十三集十二編

天女離魂記

卷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天女離魂記卷上

英國哈葛得原著

閩縣林紓
靜海陳家麟同譯

第一章

一日下午。在潘都蘭海濱。有一女郎。名嫖差羅。以目視河流。漸漸入海。海去河可一咪以外。是日天氣奇熱。海波不興。海碧如油。波紋不生。然霧氣已自海上而來。包裹陽光而暑。乃愈酷。女郎有御者渴姆。言曰雨垂至矣。渴姆遂力趨山上。驅牛而歸。時海濱斥鹵。初不生草。故縱之山中。因雨而趣其歸。渴姆曰不及未雨而歸。牛失。且四奔不歸。吾圈矣。牛失則益無以自活。而嫖差羅者。本生長定間。知土著之性質。不欲見死人。以女此時有殤弟之尸。將

瘞於此而渴姆不欲見故託收牛而自遠渴姆者爲開發爾人貪生而惡死唯戰時始輕其命然亦非惡當此殤子生時渴姆亦愛悅之今死而歸瘞渴姆則爲之挖穴穴成自去女年方十五遂含悲抱其殤弟納諸穴中而其父牧師亦至將其禮服易之誦經行下窆之禮遂以乾土掩尸加以碎石當此之時初無一花但加以草根用代花圈旁無一人但見山上有野兔二蒼猿一見人不驚旣葬二物亦逝女母方病蓋以痛子之故臥行帳中不能前父女旣葬而歸見母逾悲母僵臥帳中支木爲牀母爲中年人雖帶病容然尙媚媚惟此時情景女悲極矣則開其行帳之門接取空氣母衣藍色之衣敝矣以面仰天而哽咽無聲牧師立榻下卸其禮服雖在悲梗中而容色至慈祥可親且疊禮衣且垂淚女不忍觀

則避出帳外。然牧師疊衣甚緩。疊後則納諸包裹中。復納之箱中。而鎖鑰已敝矣。牧師太息。慰其病妻。時女已避林陰。牧師曰。吾妻勿哭。此子雖殤。已在帝旁。汝勿悲痛。自戕其身。妻引目視牧師。頗不憚曰。汝昔曾在格拉行坦中殤一子。汝言上帝招之登遐。吾已聞之屢矣。上帝安有公理。既奪吾子。復病吾身。果上帝仁慈。吾胡至此。夫以上帝之待人與野人之待我似野人較。上帝爲仁。牧師名豆甫。答曰。爾不可重誣。上帝須知吾子已在帝旁。汝何戚之有。妻曰。汝恣歡樂我。但知悲痛耳。自今日起。吾決不禱告。此事均爾之誤。吾不嘗告爾乎。此間決不可來。來則此子必死。且決將來。爾我皆死於此。留者或惟吾女。但以吾論以速死爲快。可與吾兒共寢。此漫漫之長夜。牧師曰。此魔鬼之言。反叛上帝。是何可者。妻曰。

上帝降罰我亦無懼。昔者吾母力勸不須嫁爾。吾乃背母訓悔已無及。卽我告爾。爾尤怫然。然則大數已定。家中舍燥差羅外。永無長年之人。此真魔鬼趣爾至此傳教。將來定死於野人之手。豆甫曰。野人殺我。我誠甘之。妻太息言曰。汝不畏死。吾則甚憐吾子也。爾博傳道之名。竟連喪二子。此禍均爾一身兆之。夫以爾傳道之身。何必娶妻生子。以累人。此時燥差羅方距石以面海。此時女年雖十五。而長於炎荒。乃暴長如成人。且閱歷艱難。亦深明乎世故。父母之言。亦能判其利弊。女本誕於英國。四歲已至斐洲。遂忘英國。時倫敦牧師會議。遣人至南傳教。豆甫遂直任不辭。平日學問甚博。家亦小康。旣聞傳教之命。遂舍其所積。直趣是間。女幼不更事。迨長。其母則一一告之。母爲蘇格蘭人。外家聞有南斐之行。則

與牧師大忤。豆甫決然曰。行則無事。否卽離婚。蓋不行卽違上帝之命。吾胡敢造此罪孽。遂先至開發爾。開發爾有一種野人。淪爲布爾人之奴。英人大不謂然。令傳教脫野人於奴籍。牧師之妻甚禮其夫。見其夫實心傳教而伉儷復篤。遂允牧師。至此瀕行時。妻子語親屬曰。吾此行頗有凶徵。似不能歸。以科學言。則爲迷信。然密告司之親黨。咸以爲然。亦謂其決不能歸也。尤力爭其勿行。此事豆甫亦知其不祥。然已無術自脫。遙度斐洲之俗。又其妻柔弱。頗不欲其妻同行。顧其妻篤於其夫。毅然從行。不欲孤另。以居有傷別歎離之戚。於是夫婦挈同其女嫁差羅。自英倫放舟至斐洲矣。其來本爲傳教。顧乃未有崇信之人。而開普蘭東部多布耳人。此等人乃不知教門之善心。以爲以邪道蠱惑。而野人亦不解豆甫。

之用意。蓋此野人之俗。崇巫信鬼。傳自先世。侵染已深。莫可啓悟。於是匪所不爲。豆甫見之神傷。思欲以正理訓導之。雖稍稍知覺。然又學白人之習慣。使酒妄言。又漸習於侈靡。豆甫大憂。時時對衆宣言。示以天罰。時彼中原有主教之人。豆甫心惡其僞。則自擣己意。以勗勉土人。於是僑居之英人大惡之。豆甫遂書其劣迹。郵致英國。英國卽登之報章。復郵致於斐洲。而僑居之英主教始大怒。而布耳人亦繙爲荷文。見其醜詆。亦大怒。豆甫將以槍狙擊之。而僑居英人尤忿。卽請其移居他部。勿久溷迹於此。而豆甫堅挺不服。人心口如一。嫉惡如仇。旣不合於開普蘭之人。遂謀移居。顧俗窳敝。傳教弗力。告之國人。或且尙有更新之日。豆甫頗以爲然。

乃沈思終夜。忽爾改圖。謂歸國之謀。直麁鬼從中作弄。卽與妻駁辯。言曰。歸國逍遙。不惟拋撇沈淪之人。不加救援。卽一己之身。亦屬有始無卒之行爲。非君子事也。吾妻果欲歸者。請挈其二男一女先歸。我旣立誓傳教。卽不能以性命爲恤。豆甫本有相識之英人。曾至那塔耳部。是中已漸有白人縱跡矣。然無布耳人。土人亦漸悅基督之教。願爲前導。而酋長名查卡。頗崇信教門。酋長爲蘇嚕人。兇猾無倫。在彼部中稱雄。豆甫頗欲與之晤面。亦知布耳人。不曾蠭諸其間。不至爲梗。可以宣揚大道於其部中。部中風俗嗜殺而好淫。急宜爲之洗滌。妻則大悲。以爲近此禽獸之鄉。萬無生還之日。蓋謂此種兇頑之人。胡能誘之使歸於文明之域。果不令之殺人。萬無能挽之術。其種人。大類蘇格蘭舊俗。非殺人莫可。自

聊也。至於多妻之俗。尤所難革。至於二子均殤。職此之故。然尙不欲舍豆甫而去。猶十一年之用心。蓋夫婦之僑居。是間已十一年矣。其妻賢明。復篤於愛情。此外尙有二因。妻之信天甚深。且厭世不欲久溷生人之域。知兒殤已病。殆出天譴。因坐待大限之來。而又自信不會爲惡。知愛女決能受福於天。於是力拒其夫不歸。仍留烟瘴。故以篷帳。居此荒僻。此時女雖不聞其父母之譴。卻獨坐林間。然心中恒念其父母意嚮之不同。頗引爲憂。且女生時既無閨中之友。無從得聞外事。每事輒出諸臆度。而心中則甚以父言爲然。而舉止行動。則又學步其母。故恆無歡樂之容。惟處蠻荒。既久出入烟瘴。而軀幹頗復健碩。坐時既悲。其弟又哀。其親沈思後來。能否與其弟相逢於天上。則不可知。惟母病綿惙。尤爲切心之。

痛。且那塔耳之僑居。頗不謂然。顧父命莫敢抗也。父母之關懷。既切。覺一身之事。轉置之度外。而弗思。思及當時。在格蘭行坦僑居時。恆與荷蘭女郎爲友。雖粗率無文。然勝野人多矣。暇時。則讀希臘文之聖教。均屬其父所教。而荷蘭女多不識字。卽荷蘭亦不認識。於希臘更可知矣。旣不讀史。並威廉第一。尙且弗識其人。而希臘之文。更形隔膜。顧不欲輕藐其人。仍與爲友。迨旣至是間。並此而無晝夕所見。父母外。但長林大箐。疾風零雨而已。益覺寂寥。而寡歡。思極不可。自耐。不期淚落如綆似大海。當前亦不辨嘶。卽以手背。自擦其淚。然手背經瘴日所炙。作赤色矣。顧視地上。見兩螳螂鬪於草間。而心緒乃愈。惡淚益紛落。竟滴諸螳螂之背。蟲受淚點。乃大驚而逸。尙有一蟲。以爲敵敗矣。則引頸四顧。似自鳴其得。

意。女忽聞身後有步履聲。卽自拭其淚。愕顧則其父至矣。父曰汝胡爲啜泣於此。其聲似怒。且曰爾弟不已在上帝之側乎。汝奚哭爲。女曰弟旣升遐。卽哭亦不爲過舉。適見二螳螂互鬪於此。惜此微蟲之自戕其類。不能無感於中耳。牧師無言久。乃曰蟲不自愛。坐觀其鬪。亦不得謂之仁。女曰二蟲互鬪似天賦之兇力。吾何能爲。之解紛。須知天心殘虐。往往如此。因以淚眼視彼瘞弟之小墓。牧師亦不能責之以言。女卽曰吾母此際如何。牧師曰敗矣。吾視其狀態似有惛憔之容。女立起作色言曰吾母旣沈瘵。如是吾父忍使之僑居於蠻荒。無醫藥以救之耶。牧師變色言曰吾此來爲上帝所命。傳道於此。汝竟以我爲過何也。女曰上帝固命吾父矣。而吾母之來乃不關於帝命。牧師窘不能答。卽大怒曰爾母女二。

人爲魔鬼所弄敗吾行善之機。女見父盛怒遂不敢辯已而牧師氣平言曰吾適腦筋紛亂或炎荒日毒逼我動其客氣也。適吾何言今憶之矣爾母不思食但嗜生果汝知此間有果樹否女曰是間安得有果已而曰有之前數日吾與母至渴河之上上有孤島果實纍纍熟矣不知是何名也牧師曰趣往取之此時天尚未黑可努力爲母一行女起立欲行復又曰吾母曾言汝一人切勿至此河邊沙上有鱷魚及獅子爪印不宜數至是間牧師曰無傷也卽有獅鱷當得上帝保佑且行孝之人安得有禍且汝懼乎女曰兒何懼之有生死分也吾攜筐卽行已而攜筐力奔小島而去豆甫以目送之及不見始止亦思至於廣漠之地於心亦省省弗安旣而自思必得神靈呵護吾信天弗篤故有是慮果崇信上帝安

得。生。此。妄。念。今。不。如。伴。女。同。行。既。而。曰。吾。妻。方。欲。呼。人。吾。若。不。在。者。奈。何。况。有。上。帝。鑒。臨。則。吾。女。此。行。決。無。事。

第二章

女旣奔渴河。望之可見。實則相距尙一咪以外。女旣自矢。無懼。果鼓勇而前。女之生平。一無足懼。舍其父舉上帝威稜以嗔責之。則未知人間懼爲何物。至於地獄之說。亦第恍惚恐慌。移時卽止。此時爲母思果之故。極力前奔。地旣荒涼。初無生物。其清寂大足令人毛戴。遠遠見山峯之上。電光瞥然似怪物。吐其長舌。舐此峯尖者。萬聲都寂。女身益孤。大似身入夢境。旣至河岸。遂下河灘。直趨小島灘上。小石纍纍。且敗草縱橫。想大水至時。衝突積滯於此久而不去。水旣全涸。時有小湫。爲電所射。閃閃作光。島上果見果實。

其味微酸。島大可半咪。其中亂石高企。藤蔓蒙絡。島之外方。則河流澌澌也。時天旱無雨。卽有小水。亦可揭之而渡。迴望隔山。似有暴雨。惟河上尙晴。紅霞照晚。其絳如血。然天心黑雲。已漸漸屯積。女自河心升島。以手摘果。果有包裹之皮。思欲去之。顧恐爲時不及。遂不及剥帶皮。而摘正於此時。似有呻吟之聲。則風鳴空際草爲之動。水紋微皺。散爲輕漪。女視筐中。尙未滿。而雷聲已動。雨滴露衣。女卽下島。越渴河而過。尙未過。河雨已大。至嚴風捲地。黑雲如墨。女卻步竟不能前。已而電至。通天徹地。皆明如烈火。烘人女不得已。咽氣而前。旣至河心。寬可五十碼。方欲縱步而前。忽風雷中。隱隱聞有異聲。較雷聲爲巨。電光更撇。光中忽見一少年立馬。河岸執鎗。於手大呼。然爲雷聲所震。初不了了。但自光中見此少。

年。以手高揚。唇吻翕闌似有所言。女大驚。謂此白種少年。何以至此。顧雖驚訝。然得見同種之人。爲伴心亦愉悦。卽力追趣此少年。立處逐電而趨。電光中見少年揚手似麾之歸島。不聽來前者。女見狀而止。少須覺渴。河之上游數百碼之遠。河之灣處。白水滔滔飛花滾雪。而至且帶枯枝死獸。突突而前。其速乃如奔馬。女知不能到岸。卽躊躇莫決。且雷聲水聲挾風聲而作。魂魄爲之震眩。此時電光少止。而霹靂一聲。振動山谷。電光尤烈。見此少年已下馬。飛越過河去。亂石未遠。而中有一巨石。爲雷所劈。少年少郤。雷止復奔至女身次。而大水已去。身未遠矣。水之初來。但有浮沫。次則年。力抱其腰。女見此少年。兩臂甚白。抱己趨於島上。而水已大至。

女亦驚醒。少年則力奔趣島而水已及膝。幸未顛躡時去島未及五碼而大水之勢尙離十餘碼。少年忽操英語言曰爾我二人必鎮定卽死可勿遽離於是二人已至島邊而大水已至如餓虎噬人。力嚼其股水上斷樹之枝適觸少年之臂衣破而血沁少年大震幾仆。女復力挽其臂疾趨赴島二人皆疲而水勢已狂逝如矢而過風水雖厲幸俱得生彼此對坐卽電光中互視女見此少年可十七歲狀至雄偉其尤怪者彼此面目如一惟男子之髮微黑耳自視良如。兄弟女曰先生爲誰何爲見救少年大聲答曰我名達雷嬰亦不知何由至此似有鬼神陰遣吾來女曰此帝力也非先生援我靈魂必赴天堂達雷嬰曰我乃不知天堂爲何物唯不得我則女郎之尸骨立碎將入海爲鱸魚所食女曰聞君言似尊

甫。非。傳。教。之。人。少。年。曰。吾。父。爲。海。軍。少。校。今。已。變。業。爲。商。賈。且。行。
獵。適。從。那。塔。耳。來。也。女。郎。果。誰。氏。亦。乞。告。我。女。曰。我。名。嫖。差。羅。少。
年。曰。此。名。殊。佳。果。更。澡。潔。其。身。更。與。此。名。相。稱。雨。至。矣。此。間。曾。否。
有。屏。蔽。之。地。女。聞。澡。潔。之。言。心。滋。不。懌。言。曰。我。內。外。皆。潔。今。茲。爲。
濁。流。所。浸。致。污。我。裙。裳。然。我。之。心。身。皆。無。瑕。穢。君。且。行。取。蔽。雨。之。
地。吾。留。此。待。盛。雨。至。以。滌。吾。衣。服。之。汙。少。年。曰。天。冷。不。凝。凍。而。死。
邪。前。言。滋。戲。耳。然。以。蔽。雨。爲。是。女。點。首。曰。知。之。且。隨。吾。行。遂。伸。手。
於。是。二。人。引。手。直。登。島。之。高。處。樹。木。叢。雜。雨。所。不。及。時。樹。下。有。小。
石。磊。而。爲。小。洞。蓋。前。此。女。同。其。母。戲。爲。之。者。行。時。忽。聞。憇。雷。一。
將。高。頂。之。樹。立。劈。爲。兩。而。樹。底。避。雨。之。野。獸。大。驚。奔。越。四。散。而。趨。
少。年。曰。是。間。非。善。地。然。電。過。以。後。不。能。更。來。可。以。毋。患。女。曰。胡。不。